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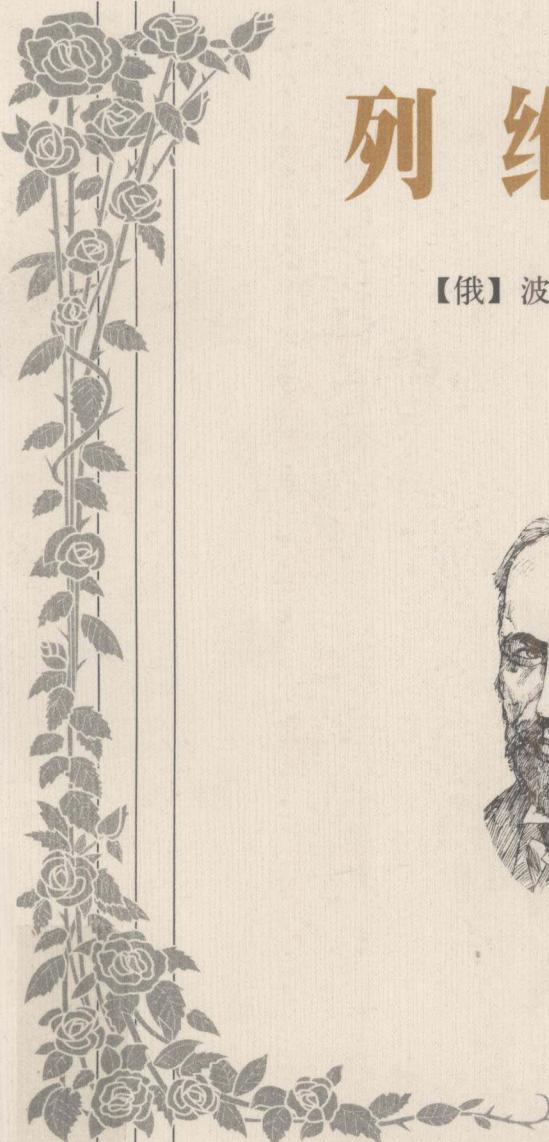


星座传记丛书
СААК ЛЕВИТАН



列 维 坦 传

【俄】波罗洛科娃 著
李 明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ИСААК ЛЕВИТАН
(1861—1900)

ISBN 7-5350-2518-8

9 787535 025180 >

ISBN 7-5350-2518-8/K

定价：17.00 元

ИСААК ЛЕВИТАН

列 维 坦 传

【俄】波罗洛科娃 著
李 明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 - 98 - 0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列维坦传 / (俄) 波罗洛科娃著; 李明译.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04.5

(星座传记丛书 / 于友先主编)

ISBN 7 - 5350 - 2518 - 8

I . 列 … II . ①波 … ②李 … III . 列维坦,
I . (1861 ~ 1900) —传记 IV . K835. 12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075283 号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0

本书根据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60 年俄文版译出

版权所有:索·亚·波罗洛科娃

本书中文版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取得授权,由海燕出版社独家出版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 话:5724903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84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 000 册 定价:17.00 元

► 目录

- 第一章 人啊,自己帮助自己吧/1
- 第二章 清风/46
- 第三章 向着太阳,积雪还未消融/128
- 列维坦的生平与创作大事记/197

列维坦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列维坦的父亲在一家俄国公司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列维坦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列维坦的童年是在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家庭中度过的。他从小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在父亲的工作室里画画。父亲对他非常严格，要求他必须完成所有的作业，并且不能有丝毫的错误。列维坦的母亲则更加宽容，她鼓励他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第一章 人啊，自己帮助自己吧

列维坦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列维坦的父亲在一家俄国公司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列维坦的童年是在一个充满宗教氛围的家庭中度过的。他从小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在父亲的工作室里画画。父亲对他非常严格，要求他必须完成所有的作业，并且不能有丝毫的错误。列维坦的母亲则更加宽容，她鼓励他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这一夜病人感到格外痛苦，心脏疼得像是有几条绷紧的绳索穿过它。守在旁边的医生是一位亲近的人。他时不时地量着列维坦越来越微弱的脉搏，给他服药、打针，重又听诊，心跳变得稍微清晰有力，呼吸也平稳一些了。

特罗亚诺夫斯基医生再次从死神手中救出了列维坦，这需要付出多少心血，需要多么精湛的医术啊！……

“谢谢您，亲爱的伊凡·伊凡诺维奇。”特罗亚诺夫斯基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是从病人的口型猜到这句话的。饱经折磨的心脏还能承受几多这样痛苦的夜晚？

医生走了，列维坦把哥哥叫到身边。阿多里弗·伊里奇在病人床头俯下身来。列维坦请求他把自己多年来收到的信件都烧掉。

拒绝病人的要求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是阿多里弗·伊里奇也会这样做的。内向的性格、罕见的自持力是他们家族的共同特点。弟兄俩私生活的大门永远紧紧地关闭着。

他执行了弟弟严肃的命令。

一叠叠信件飞进了火堆，熏黑的壁炉里，火光照亮了一页页信纸。

列维坦望着竞相闪烁的黑色、黄色和橙黄色的火舌。他脑海中浮现出了与他有着多年交往的人们的名字。他看到火舌如何吞噬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安东·契诃夫写的睿智、善意、有时带着俏皮意味的文字。火焰吞没了伟大作家的一百多封信件。

这一小叠是瓦连京·谢罗夫的信，他不擅言辞，沉着而矜持，但是很珍惜人才……

对于这位杰出画家的信件，我们所知无几。在列维坦告别人生的悲惨时刻，这些信件就更少了。

一封封散发着呛鼻的、浓烈的或微弱得刚能察觉的香水味的精美的信封。女崇拜者、女友、情人……一封封约会的短笺。这一切都付之一炬。火舌最后一次发狂地翻了翻这些心灵的倾诉，就把它们变成了灰烬。

又是友人的信件。涅斯杰罗夫和他并肩走过了人生旅途，了解他苦难的青年时代，分担过他中年时代的忧虑，他们彼此相知，有着共同的志向。还有卡萨特金与佩列普廖特奇科夫，科罗文与赫鲁斯洛夫，维诺格拉多夫与斯维多斯拉夫斯基，斯杰潘诺夫与阿拉扎洛夫。

好友的信中有赞扬也有责备，偶尔还有出自忌妒的刻薄话。这是孕育天才的现实生活。

这些信与特列季雅科夫和奥斯特罗乌霍夫的业务便函、艺术庇护人对画作的评语、亲人充满悲伤的信件一起飞进了火焰中，这些信使他经历了、饱受了、吞咽了许许多多的屈辱。它们被统统无情地丢进火堆里，毫不怜惜。心脏眼看不行了，列维坦不再相信自己能康复。

当最后一叠信变成了形状奇特的一撮暗灰色的灰烬时，病人才松了一口气。

列维坦把自己的艺术创作留给了我们，这是艺术家的遗产。他销毁了信件，这是一个人的遗产。但这个极有天赋的人身上，作为艺术家和作为一个人的道路是那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列维坦的作品能帮助辛勤的研究工作者，使我们得以走进他的生活中。

列维坦去世后，在他的写字台里找到了他的遗嘱：“在我行将死去时不要读这些信件，把它们全部烧掉。列维坦。”

人们一直认为亲属执行了这项遗嘱，销毁了艺术家的全部书信遗产。但是不久前在契诃娃^①的文档里发现了阿多里弗·列维坦的一封尖锐、甚至有些粗鲁的信。契诃夫的妹妹着手首次出版哥哥书信全集时，曾向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索取作家的信件。对画家的哥哥她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她得到了如下答复：

“我把弟弟写的几行文字寄给您。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替自己恢复名誉，我不需要这样。而是为了使所有人明了弟弟的这个决定。大家不要期待什么了。不论口头上还是报刊上，都不要再为毁掉的书信说长道短了。唉！弟弟写下这几行字为的是防备自己猝死。这个纸条是他死后我在他写字台里找到的。正如我从前对您说过的，还在他活着时，我根据他的吩咐，当着他的面烧掉了所有信件。”

“我心甘情愿地做了这件事，因为我内心里完全赞成他的决定，他不说我也会这样办，哪怕就在现在。”

这封写给列维坦最好的朋友、伟大作家的妹妹的信中每一句话都渗透了怒气，正式的信函结尾通常所用的“此致崇高的敬意”之类的话语也未能把它冲淡。

关于弟弟的生活，阿多里弗·列维坦当年对传记作家们三缄其口。他顽强、冷静、坚定地保持沉默，拒绝所有人的请求。

哥哥比弟弟多活了三十三年，他一生中最后的岁月是在雅尔塔度过的。他晚年是否改变了孤僻的性格，留下一些关于列维坦的回忆？我怀着这模糊的希望去了雅尔塔。

^① 作家契诃夫的妹妹。

阿多里弗·列维坦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小小的雅尔塔在这段岁月里经历了种种大事。德国人在那里横行霸道了很久，看来很难找到在孤独中度过余生的画家的踪迹。

许多当地居民记得蓄着黑胡子、个子很高的一个人。他穿着深色大衣，围着格子围巾，头戴一顶陈旧的细毡帽。人们在雅尔塔街道上经常看到他，一只小黑狗使他显得更加古怪，他总是用一条很长的皮带牵着它。人们都知道这头发斑白、孤独而孤僻的高个子是伟大画家的哥哥。

他给孩子们上绘画课，有微薄的养老金。他整天在雅尔塔图书馆打发时光，那里甚至有他固定的座位。图书馆的人都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和孤僻性格。

没有，关于弟弟他没有写任何回忆，没有谈及过他，甚至毁掉了他的证件和文献。他自始至终保持沉默。我本想用生动的回忆充实列维坦传记，但这微弱的希望破灭了。

杰蕾莎——画家的姐姐——比较坦率，她向研究工作者介绍了弟弟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但多年来，列维坦的出生年月一直未能得以确定。所有陈列馆内列维坦的作品下边都标着 1861 年，这是一位传记作者搞错了。

不久前，我们在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的文献中找到一份征兵资料，根据这份资料的确切登记可以确定列维坦家里小儿子的出生日期。

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于 1860 年 8 月 18(30) 日出生在科文斯基省维日勃罗沃车站附近的吉巴尔特镇。

家 庭

幼年最早的记忆是昼夜不停地穿过边境小站的一趟趟列车和身穿车站职工制服的父亲，还有火车头发出的汽笛声及制动器的铿锵声。

总是强烈地感到生活很不安定。列维坦一家似乎永远处在旅途中。一会儿是心急火燎地收拾，准备上路；一会儿是在陌生地方焦急不安地安

排住所。他们一家过的是一种前途渺茫、缺乏稳定感的生活。

列维坦的父亲是一个不安分、急性子的人。在他不长的人生里，他总是追求最美满的生活。可是他总是由小康生活陷入地地道道的穷困潦倒的境地。

他原是在涅曼河上修桥的一家法国公司的翻译，却又改变了职业。孩子们再见他时，他已坐在科沃诺车站售票处了，但没过几个月，住址又变了，全家搬迁到维日勃罗沃的边境车站附近的吉巴尔特小镇。

父亲四处折腾，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都有天分，挺聪明。他们已不满足于下班回来时总是疲惫不堪的父亲所教的东西，也不满足于母亲教的东西。对她来说，世上的一切都没有书籍重要。她可能把凉菜汤端上饭桌，但却会热情洋溢地对孩子们讲述不久前看过的书及书中虚构的主人公们的经历。他们现在需要的是学校，是大都市的文明。于是列维坦一家迁往莫斯科了。

在这座巨大而陌生的城市里，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只能寄希望于自己——一个外语教师的知识和经验。他去有钱人家当家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在阴雨绵绵的天气，为了几个铜板，他从早到晚在富人家里上课。也给银行家们和小铺老板们的孩子上课。

在索利扬卡一栋属于季诺维耶夫的高大楼房里，他们一家有一个拥挤的住处，午饭很寒酸。关于莫斯科及其巨大的财富和种种愉快打算的幻想，头一年就破灭了。

列维坦一家的日子越过越贫穷。但孩子们在上学，每天晚上全家聚到一起。家庭生活虽然简陋，却不乏温馨的气氛。父亲和母亲对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十分关心。变成了莫斯科人的九岁的列维坦过了几年相当安稳的日子。

父亲挣钱很少。但算计每个铜板度日的人家仅此一家吗？父亲每天回到家时很劳累，但他看到两个女儿杰蕾莎和艾玛正埋头读书，阿多里弗正完成老师交给的作业，小儿子伊萨克正饶有趣味地读法文教科书时，他的疲劳能不消失吗？

于是受屈辱的痛苦会被冲淡，会产生令人欣慰的念头！孩子们在走

正路，辛苦是值得的。

清晨，大家都走了，家里只剩下母亲时，小列维坦会爬上窗台，朝窗外张望，他看到的只是许许多多的屋顶。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母亲在读书，她对于小儿子不干扰她的阅读感到十分满意。对于连续几小时从四层楼窗户看同一个景致，等待冬日积雪的屋顶早早失去淡蓝色的光泽，被夜晚闪烁的灯光照亮，小孩子并不厌烦。每到这时，从高处往下望去，整座城市的轮廓就变得模糊而神秘。

当有人问起看同一个窗户外的景色有什么趣味时，列维坦若有所思地回答：

“你们等着吧，你们会看到我从这一切中搞出什么名堂……”

当小男孩满十三岁时，他请求上哥哥阿多里弗就读的学校。他用孩子气的字体写了一份申请，通过了考试，被学校接受了。

从此学校里有两个列维坦，大列维坦和小列维坦。大家就这样称呼他们，虽然他们只差不到一岁。

小列维坦还完全是个孩子，但他在班里和长大胡子的学生坐在一起——他们较晚才得到学习艺术的机会。列维坦和大龄同学有时到他们看好的麦斯尼茨卡雅大街上一家小饭馆去，边喝茶吃白面包，边听没完没了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俄罗斯画家应当把才华用在哪方面。他并不参加争论，但他热情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争论的人们。

弟兄俩都有高而匀称的身材，面色微黑，他们每天带着新的感受兴高采烈地回家，争先恐后地讲述在学校里得到的新收获。小列维坦的绘画和写生越来越经常地受到夸奖。有一次他拿来一箱新颜料和两打画笔，让母亲感动得心花怒放。就在那时，学校的校史上出现了小列维坦的名字，因为他在“艺术课上名列前茅”获了奖。

当大列维坦见到母亲含泪的双眼及父亲快活的面容时，他心中可能第一次体验到痛苦，一种嫉妒的痛苦。

但心爱的儿子以自己的成绩让母亲高兴的时间并不长，她孱弱的体质经受不了困苦生活的折磨，突然离开了人世。

生平头一次的灾难令年少的列维坦惊慌失措。因妻子的早逝而悲痛

的父亲，怀着深深的忧虑关注小儿子凝固在脸上的悲哀。葬礼已过了许多天，而他依旧陷入沉思中。他常常哭得喘不上气来。他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坐在教室，把目光盯在一个点上。

1875年母亲去世以后，列维坦一家开始面临许多艰难的考验。多年的疾病损害了父亲的健康，但他不敢休息。因病歇一天，少上几堂课，午饭就没有可吃的了。

他两条腿发软，头脑昏昏沉沉地去上课。他去教别人的孩子法语，仅仅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不受饥饿的威胁。

大灾难终于降临了。父亲和伊萨克同时染上了肠伤寒，被送到两个不同的医院。当瘦弱的年轻人出院回到拥挤的小屋时，等待着他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父亲经受不了疾病的折磨，去世了。

母亲去世还不满两年。谁的心灵能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列维坦越来越经常地陷入一种说不清的忧伤和绝望中。

家庭失去了当家人，失去了养家糊口的人，变得一贫如洗。

大姐杰蕾莎已嫁人，她的丈夫是个不走运的生意人，家境贫寒。

有人得知这一家人的不幸，一位使者送来一个装钱的信封。这笔钱是很需要的，饭桌上许久没有端上过热菜汤了。但列维坦怀着贫穷磨砺出来的自尊心，拒绝了陌生的行善者的资助。他说：“我自己去工作。”列维坦的一家破散了。从前虽然清贫，但有个家，有个栖身之处。现在变得更加清贫，没有家了，也没有容身之地了。眼前所面临的是饥寒交迫的岁月。

列维坦离家出走了。姐姐的小孩奶不够吃，他不能再住在姐姐那儿了。尽管杰蕾莎会和弟弟分享家里最后一块面包，但列维坦不愿意成为任何人的包袱。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哪里找到了归宿？哪儿也没有。他居无定所，他在到处流浪。

当你深夜在一座大城市的街道上游荡，路过灯火通明的楼房，而自己却没有安身之处时，你的心会变得冷酷起来。你会懂得人世间同情心的可贵。在整座有那么多温暖住房的大城市里，这个可怜的青年人却没有

一个栖身的窝。

在一个艰难的、他甚至已经觉得似乎无力抵御种种不幸的日子里，他听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故事。一个学生在学校的吸烟室，像讲谋反故事似的，悄悄讲述了贝多芬的轶事。

一位年轻的音乐家找到了贝多芬，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他看，他在乐谱的封面上写着：“我靠上帝的帮助完成了这部作品。”贝多芬拿起铅笔，当即写上：“人啊，自己帮助自己吧！”

这句话照亮了列维坦的生活道路。他知道朋友、亲人们都在同情自己。但他们之中又有谁能帮助自己闯出一条路呢？只有靠自己，靠自己的毅力。年轻人记住了伟人的话，和命运的打击展开了搏斗。

残酷的青年时代

有一天学监走进教室，大声宣布学生列维坦必须放弃学业。他因为没有交纳学费，被学校开除了。

列维坦通常苍白的面孔变得通红。他心慌意乱地收拾颜料和画笔，急于避开同学们询问和同情的目光。他身后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大家突然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并在一瞬间做出了一致的决定：帮助他。教室里顿时像开了锅一样，一片嘈杂声。每个人尽其所能地倾囊相助，把钱凑足了。下课时，大家把所需的钱款送到了校办公室，并赶紧告诉了列维坦，让他高兴地来上学。

第二天列维坦向同学们致谢，由于泣不成声，他说不出话来。一个念头在不停地折磨他：“如果有一天教室门被打开，校方再次请他离开教室，那可怎么办呢？”不能总指望同学们帮助自己。惟有优异的学习成绩才能保护自己。只有自我牺牲精神、坚强的意志，才能使自己在校园站住脚跟。

他开始为改变命运而战斗。应当肯定列维坦的自制力，他证明了自己有权利受到教育。

老师留下构图的作业，如果在从前，可以不费力地完成它，但被关在学校门外的可能性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列维坦。他毫不怜惜自己，在把作业交给老师之前，他反复推敲了几十种方案。

在课堂上，列维坦表现出深厚的文学修养。母亲播下的种子此时结出了果实。是她唤起了列维坦对书籍的向往，在他面前展示了诗歌的神奇的力量。

列维坦忘我地学习艺术史，连续数小时聚精会神地在图书馆阅读，课堂上不放过老师的每句话。他出色地通过了考试。

说到这里，几乎可以同意许多教师喜欢重复的一句话：“学生好比是被丢进水中的小狗崽，只有强者才能浮出水面。”

当列维坦连续三年得以免缴学费时，他有权利认为自己是个强者。这是教师委员会做出的决定。这个小伙子无与伦比的勤奋和日渐成熟的才华征服了他们。

列维坦把青春的全部热情忘我地献给了艺术，可是严峻而无情的现实常常打破他的梦想。对油画的向往和饥饿发生了冲突。

下课铃响了。上午的课结束了，所有的学生都奔向更衣室，因为莫伊谢伊奇把他的小吃部设在那里。握着戈比的手伸向小白面包、油煎香肠、小灌肠、热牛奶。多么诱人呀！……倘若能和大家一样递出一个铜币，大声说：

“莫伊谢伊奇，给我来五戈比的。”

但列维坦已经赊欠了。有时他克制自己的自尊心，脸红到耳根，向陌生的同学请求借二十个戈比。在一次这样的请求后，他和一个叫彼丘金的同学成了朋友，彼丘金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不止一次在班上组织大家筹资，然后一大帮人到斯列坚斯基林阴道拐角处的萨拉托夫小饭馆，也邀请列维坦兄弟俩一同前往，让他们吃一顿可口的午餐。

吃饱肚子的快感驱走了心头的委屈，带来了快乐。饭后大家一路热闹闹地去彼丘金家。桌上端来茶炊，大家边喝茶边吃锁形白面包。科斯佳·科罗文拿起吉他，大家合唱，在一群年轻人的嗓音里，总能分辨出列维坦圆润、富有乐感的男中音。

当然,他们也议论学校的事,也彼此争论,无忧无虑地玩跳背游戏,抓住椅子,开怀大笑。

青春毕竟是青春,有时他们顽皮得像世上所有小伙子一样。

列维坦交了一个朋友,是同样有才华的学生斯维多斯拉夫斯基。列维坦经常与他及其他同学一道出去散步。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个墓地,走到铁路线上。小伙子们打闹嬉戏,有人打了起来,没有注意正在驶近的列车。列车刹车,停了下来。大家全被请到警察局,尽管其他人没有打架,只是旁观者,但每个人还是被罚了一个卢布。而列维坦身上没有钱。此后,同学们常善意地和他开玩笑:

“列维坦,警察来找你要一个卢布来了。”

每到这时,小伙子会丢下习作,慌乱地跑出教室。他对同学的玩笑习惯了,并不生他们的气。他们都很同情他,当灾难真的降临时,他们都愿伸出援手。

挣钱的途径是各式各样的。大家都喜欢列维坦的习作。他以青春的慷慨,不问价钱就把它们卖掉,一幅素描甚至只换来一个卢布。只要能付清欠莫伊谢伊奇的钱,并能还朋友们的账就行了。同学瓦西里·恰索沃尼科夫特别珍惜列维坦的作品,他是一个病态敏感而感性强的青年,非常热爱大自然和艺术。他崇拜自己的朋友,小心翼翼地保存列维坦赠送的每一幅素描。他甚至把其中一幅缝在护身香囊里,挂在胸前,以示对列维坦才华的忠诚。

恰索沃尼科夫手头常有小钱,他尽量在不知不觉中帮助列维坦,买几管颜料,或买一个速写用的画册送给他,当发现朋友饥肠辘辘时,又往他衣袋里塞一个面包。恰索沃尼科夫做这些事都在无意之间,使对方既不能拒绝,又不伤其自尊心。

列维坦寻找挣钱机会,对任何订货者他都来者不拒。对于别人的要求他十分认真,尽其所能地予以满足,使顾客挺满意。其他人又来,不过这些人付款时并不慷慨,这些劳动只换来微薄的报酬。

他也临摹特列季雅科夫画廊里的展品,临摹的是肖像。他的肖像画并不出色。

为了卖画，朋友们有时共同创作一幅作品。有一天列维坦到彼丘金家去，见他站在画架旁正画带人物的风景，俩人一起作画，工作进展得更顺利了。苏哈列夫卡大街上的商人慷慨解囊，为这幅画作支付了十五个卢布。这使他们喜出望外，因为有许多天可以吃饱肚子了！

无家可归的苦恼不亚于饥饿。傍晚是最令列维坦忧伤的时光。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家。等待他们的是母亲的爱抚、可口的饭菜、洁净的床铺。而他却无处可去，没有人等他。

学校的大门最后一次吱扭一声关上了。守夜人、士兵泽姆利扬金在校内巡逻，不知为什么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可怕的外号，叫“魔鬼”。所有的灯火都熄灭了，楼房里空空荡荡。

列维坦轻手轻脚地爬上顶屋，在一堆落满灰尘的画布或肮脏破旧的工作室道具中给自己找一个睡觉的地方。这里没有风，也挺暖和。至于鼻孔塞满尘土、饥饿难耐、漫长的夜晚形影相吊、待在黑暗空寂的教室里是多么令人悲苦，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在这些孤独的时刻，列维坦痛恨自己的青春，痛恨这经常的恐惧：他怕学监，怕警长，甚至怕学校的守夜人。遇见守夜人是危险的。在气头上他能把人赶到大门外的冰天雪地里。

当泽姆利扬金心绪不错时，他不但不把无家可归的青年轰出去，甚至还把他留在自己的更房里过夜。青年能分享到守夜人的茶水，并能盖着他暖和的羊皮大衣睡个好觉。

但这种好事很少发生。更多的情况是一不小心，黑暗中碰倒绷画布用的木框，空荡荡的走廊里立即会响起很大的声音。这时要躲避“魔鬼”是很不容易的。他会找到你，臭骂一顿，把你赶出门外。

早晨，当无精打采、满身尘土的列维坦走进教室，他望着同学们冻得发红、生气勃勃的面孔，是多么羡慕啊！

但他很快会忘掉不愉快。在一天学习生活快活的喧嚣中，刺鼻的灰尘味消散得无影无踪。他又和自己的朋友们一起，站在画架和颜料箱旁。他又陶醉在他最珍惜的知识的海洋里。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收获。他曾多少次无动于衷地路过米罗维纳斯雕

像！只是到今天才悟出了她庄严的雕塑艺术的奥秘！

他在自己的习作中也有新发现。崭新的笔触与和谐的色调都令他惊奇和兴奋。

他愿意看到、听到，了解、吸收教授们和以往的绘画大师们所能给予的一切知识。他在学习。

智者的教导

上课时，萨夫拉索夫常走进佩罗夫的课堂，他们俩是好朋友。学生们也已经看惯了这个头发浓密蓬乱、深色胡子又宽又密、身材高大而动作笨拙的人。他走过一排排画架，同时认真仔细地端详学生的作业。

即使有经验的写生画家察觉到背后有人时，也会心神不定的。当自己崇拜的画家站在身旁时，年轻人会有什么感受呢？

萨夫拉索夫站在列维坦身边。他久久地沉默不语，目不转睛地盯着画布。年轻人浑身发抖，牙齿打战。现在还是不画为好，不然会把画好的东西毁掉。

萨夫拉索夫站在列维坦身旁的时刻，决定了列维坦的命运。名望很高的画家已经不止一次注意到这个好冲动的小伙子的作品。从全班学生中他只挑选出列维坦一个到自己的工作室来，并征得了佩罗夫的同意。

不用问列维坦愿不愿意做萨夫拉索夫的学生——这是他向往已久的事情。

列维坦曾就读的写生班是由佩罗夫执教的。佩罗夫是全校的中心人物，他出类拔萃的天赋和民主主义信仰与青年人热情的追求很一致。他是青年人的旗帜，是青年人的灯塔。

教授的每一幅新作品的大胆暴露及真实性令人吃惊。这种真实性不仅仅是观察的结果，也是历经艰辛后所得。

佩罗夫在列维坦的心中培育了高尚的情感，教给他客观地看待世界。他告诉列维坦青年时代苦难的祸根是俄罗斯的社会制度，他教会列维坦